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梨齋毛詩

經筵講義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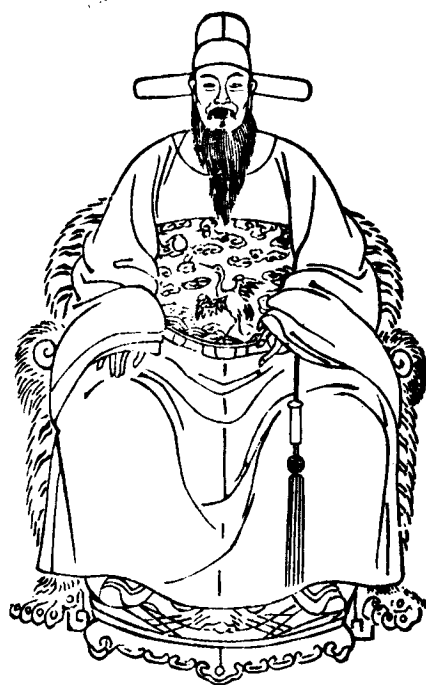
詩三百篇大序旣以爲吟詠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詩之功用如此王迹熄而詩亡此情此性古今無閒孔子刪詩繫幽於變風之末文中子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雅言王政之廢興風言侯國之得失頌告於神明言商周之功德功成德盛古人廣大之規模也夫王道之盛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

人頌僖公之美讀詩而可知世變矣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遠志絜齋先生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所著毛詩經筵講義四卷本經旨而推闡時事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感悟而拳拳忠盡之意百世下猶足低徊而景仰焉其釋卷耳篇曰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所爲之事業釋蠡斯篇曰亦猶鴟鴞雖非嘉祥而徹桑土於未雨得思患預防之道釋兔置篇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於君子

之途風行草偃不約而從釋漢廣篇曰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釋汝墳篇曰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遑自恤者大義所在不可少虧也以至論式微則極稱太王句踐轉弱爲彊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諸如此類上以樹君德下以勵臣節窮源推本尤在於順人心孔子曰詩可以興讀此四十九篇而不興起者非人也因掇取其所以敷陳之義書之

於端而詩之發於情本於性者亦於以見矣民國二十
五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袁正獻公遺像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門下中書之要屢闕其官仄席而求實難其選大中大夫袁燮清議閎達雅學深沈爲德行之宗師見文詞之雄伯頃司風紀宏舉憲綱及居祭酒屢進讜論於是簡在朕心俾登翰苑王言是屬鳳池兼掌於絲綸朝議攸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宜增秩於五字並齊名於三人可進禮部侍郎直翰林院侍講兼國子監祭酒事餘如故奉行慶元五年九月十一日

右錄宋敕

鄞縣志本傳

袁燮字和叔文之子

真德秀撰行狀

生而端粹事靜乳媪置槃

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

然以名節自持

宋史本傳

淳熙八年登進士第授江陰尉史

浩薦於朝召赴都堂審察燮以未嘗歷任仍就尉職

袁喬

先公

江陰弓兵多虛額燮至盡補之躬自按閱其勇銳

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輒立獲

行狀

浙西大饑常平使羅

點屬任振卹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

而以居民分布其閒凡民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

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

荒政首

本傳

十五年

擴志

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卽位

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

本傳

變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延見生徒商榷理道

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變不爲變

行狀

遂

爲右正言劉德秀所劾罷

道命錄

自是黨禁興矣

本傳

變貧

甚退處泰然

行狀

慶元二年

擴志

爲浙東帥幕

本傳

六年

擴志

爲

福建常平屬

本傳

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

滯訟如山窮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會開禧邊

事作兩淮震擾變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
尤不可不防趙善堅帥沿海請變攝參議官後帥傅伯
成因之變爲言備禦大略及團練鄉兵事宜伯成壹以
相屬變周視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元年召爲
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行狀二年正月除太常
丞仍權考功郎擴志因對言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正
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
下顯言其姦然龜年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幾危社
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歎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

之固已深知蠲年之患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樸直之士一蠲年雖沒眾蠲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

○案繫齋集此奏係權考功郎時本傳合六年遷司封時奏爲一疏誤甚

是歲都民艱食變言惟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鄱宏洲故事凡軍帥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損細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上皆嘉納之而變請外甚力

行狀七月廣志知江州屬歲不登燮請於

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以糴市直

頓平郡仰征稅以給變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
無苛取無滯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幣餘居九賦之末
亦足用一端於是寧滲漏稽餘羨用賴無乏乃大學宮
創福田院猶餘緡錢二十七萬因城堞不治悉舉爲版
築費變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种
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
無一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櫛破
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燮
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

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待其斃元鼎從之賊果降

行狀

年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十月兼權隆興府

壙志

會朝廷

新易楮幣遣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卽寘於辟變聞官吏

競爲發摘黥流之罪日報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

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爲

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

行狀

六年正月除尙書

都官員外郎五月遷司封

壙志

因對言臣昨勸陛下勤於

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

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

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

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辨

本傳

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

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

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

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

行狀

七月兼國史

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明年除國子司業八年除祕

書少監進祕書監兼國子祭酒

墳志

延見諸生必迪以返

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

本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錫易之燮言陛下

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惟陛下恢宏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靼甚強金勢日蹙遣使不得通變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兼崇政殿說書條陳四事其一謂女眞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